

庚辰穀雨前一日以爲

靜承仁兄大人四句誕辰誌慶

陳寶鋌

弟關維恭拜贈

孟昭崑

曾文正公全集

第三函
六冊

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求闕齋記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歎曰剛侵而長矣至於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忘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總衡不足於乘目辨五色則黼黻文章不足於服由是八音繁會不足於耳庶羞珍膳不足於味窮巷簞牖之夫驟膺金紫物以移其體習以蕩其志向所搯挽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爲固然不足訾議故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彼爲象箸必爲玉杯漸積之勢然也而好奇

之士巧取曲營不逐眾之所爭獨汲汲於所謂名者道不同不相爲謀或貴富以飽其欲或聲譽以厭其情其於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驅一世於軌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實於是爵祿以顯馭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思名之旣加則得於內者曰浮將恥之矣而淺者譁然驚之不亦悲乎國藩不肖備員東宮之末世之所謂清秩家承餘蔭自王父母以下並康彊安順孟子稱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抑又過之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女則錫之福若國藩者無爲無猷而多罹於咎而或錫之福所謂不稱其服者歟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

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之耆皆使畱其缺陷禮主減而樂主盈
樂不可極以禮節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問廣譽
尤造物所靳予者實至而歸之所取已貪矣况以無實者攘之
乎行非聖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無所矜飾於其閒也吾亦將
守吾闕者焉

新甯縣增修城垣記

道光二十有七年秋八月禩人李世德雷再浩爲亂於湖南之
新甯有司檄遠近有能禽賊予白金五百兩於是吾友江忠源
岷樵應募部鄉兵縛賊送官司取所謂五百金者歸獻堂上爲
太公壽太公曰長吏以賞罰驅民矯而不受是墮上之信也資

人之力而專其利是利己之廉也信墮無以馭眾廉利無以立身二者有一將必不可吾邑城垣傾圯久矣若捐此金以興修官必嘉之眾必和之眾與而功易集城完而民得安枕此十世之勲也岷樵從太公言乃歸金於官而上其議長寶道兵備使者楊公聞之大悅亦輸助五百金知寶慶府事某公知新甯縣事某公各捐若干金以助役邑之士夫耆長亦鼓舞輸財爭先輦運兵事之後刻日興工人人如驚鳥之願治其巢也大抵天下行省所隸各有邊區與他省所隸相際去會垣動以千里往往萬山叢薄歧徑百出奸人亡命嘯聚其中伺隙而爲變捕之此則逃之彼鳥鼠奔竄不可窮詰或攻破山城據爲窟穴輒以

號召叛徒聲生勢長相望也若鄖陽際陝西湖廣之交南贛際
江西福建之交以前明原傑王守仁之才經略數年僅而得安
而南山老林際三省之交嘉慶教匪之役喪師糜餼乃至不可
勝計新甯亦山國也實處湖南廣西之交匪人煽結卵育其間
瞰蕞爾之山城而欲據而有之屢屢矣往在道光十六年藍正
樽以一亡賴揭竿竊發幾欲墮城而殺守吏曾不一紀李世德
雷再浩踵而逆命豈不以下邑孤遠城郭不完有以誨盜而起
亂萌哉如又不從而修葺之數歲以後餘孽復滋將思一逞於
我此垣墉之卑窳者可長恃之以爲晏然乎於是岷樵以二十
八年二月舉工先治城之四門有樓跂然而高有闔儼然而堅

赤白煥然而改其舊遂次第興築雉高於前者幾尺培而厚者
幾尺補缺垣若干丈增睥睨若干都計土工幾千幾百石工幾
千幾百金木之工幾千費錢幾百萬以二十九年某月畢役自
是有可守之險寇賊不敢規以爲利矣岷樵之來京師也屬余
敘其顛末俾後之守土者不時繕治無苟毀成功云

槐陰書屋圖記

吾師江陰季先生自名其寓舍曰槐陰補讀之室而屬人爲之
圖圖成於道光癸卯之夏時先生方官內閣學士職思簡易曰
補讀云者以爲績學不夙仕優而後補之謙退之詞也是年冬
先生視學安徽三年還朝則已掌吏部或攝戶部又督漕於

潞河釐鹽於天津蕩滌田賦積虧於兩浙庶政倥傯刻無暇晷
閒遂有巡撫山西之命於是先生手圖而告國藩曰吾昔名

吾居室而圖之也將以讀吾書也今五六年閒腐精於案牘敝
形神於車塵馬足曩之不逮竟不克補則今之悔又果可補於
後曰乎子爲我記之志吾疚焉國藩嘗覽古昔多聞之君子其
從事文學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遠州之時雖蘇軾黃庭堅之
於詩論者謂其汴京之作少遜不敵其在外者之殊絕蓋屏居
外郡罕與接對則其志專而其神能孤往橫絕於無人之域若
處京師浩穰之中視聽旁午甚囂而已矣尙何精詣之有哉我
朝大儒林興號爲邁古然如睢州湯公儀封張公江陰楊公

高安朱公臨桂陳公合河孫公數賢人者大抵爲外吏之日多
宦京朝之日少卽在京朝其任職也專其守法也簡亦常日有
餘光人有餘力今六部科條之繇旣三倍於百年以前而先生
之所歷或一身而兼數職一歲而更數役每夕丑初趨離宮
待漏盡午而後返曹官白事判牘莫夜不休又以其閒賓接生
徒宴會寮友伺隙以求終一卷焉而不可得視數賢人者之處
京朝時勢固不侔矣此先生所用爲憮然也今者先生持節山
西政成而神暇盡發遺編以補素願蓋將與數賢人者角其實
而爭其光而國藩忝竊高位乃適蹈先生之所疚往者不可償
來者不可必故略述時事令異世官朝籍者有考焉

養晦堂記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常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貧而覲富惡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恆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常終身幽默闇然深退彼豈生與人異性誠見乎其大而知眾人所爭者之不足深較也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孳論短長矣余嘗卽其說推之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污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無以異也而其閒又有功業文學獵取浮名者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

當日之厮役賤卒污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光氣足以自振矣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厮役賤卒污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澌盡而豪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吾友劉君孟容湛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旣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爲之記昔周之末世莊生閔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汨於毀譽故爲書戒人以闇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而揚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於中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足於事畜而無怨舉

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爲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於烜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覩所謂高明者哉余爲備陳所以蓋堅孟容之志後之君子亦觀省焉道光三十年歲在庚戌冬十月

湘鄉縣寶興堂記

自古開國之主以武功龕定禍亂而繼體蒙業之君恆以文德致太平如漢如魏如宋如陳如拓拔魏如高齊如唐如明其第二世嗣爲帝者皆諡曰文我朝龍興遼瀋太祖以神武肇基其製造國書石文布化郊廟齋戒諸大典多成於太宗文皇帝之世蓋武以開之文以守之干戈方興未遑雅教非其

志有未逮亦其時會有不得兼者也咸豐二年粵賊洪楊之徒
既已踰嶺而北由湖湘而犯江漢長驅東下入金陵而據之遂
北寇河朔東躡瀛碣西擾汾晉中原糜沸我湘鄉實始興義旅
轉戰於兩湖江西廣西廣東河南安徽諸行省所在破敵克城
聲威烜然號曰湘勇湘勇之名聞天下一時宿將如羅忠節公
王壯武公李君續賓兄弟蕭君啟江劉君騰鴻趙君煥聯蔣君
益澧及余弟國荃輩皆以仁勇爲士卒所親附歷久而不渝蓋
武功之懋非他州縣所可望而及秦漢稱山西出將考之安定
天水隴西諸郡曾不能敵今日之一縣可謂盛矣其官斯土者
則有朱侯孫詒唐侯逢辰黃侯醅熙賴侯史直又皆一時賢俊

有循良之績與邦人士講求吏治將略互相稱美訢合無間同
明相照同氣相求何其翕應者與咸豐癸丑唐侯臨莅茲邑倡
捐助餉練勇防堵越二年申詳大憲奏請增廣文武學額 聖
恩加增永爲定額人爭頌唐侯之功不衰是年天下士會試於
禮部湘鄉獨無人赴部應試唐侯喟然曰湘鄉之武非無文也
今或無一士與於春官之試豈余之不德不足以興文教歟抑
軍興久而生事絀公車之欲北者不足於資歟於是捐金若干
買七都田六十三畝爲賓興公費又勸諭士民捐買田宅若干
以子午卯酉年租入爲會試旅費寅申巳亥年租入爲鄉試途
費辰戌丑未年租入爲歲科試卷費置賓興堂擇廉正者經紀

之立條明約旣簡旣堅以期久遠自唐世長吏設賓主陳俎豆
備管絃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以餞士差具前古興賢之義
今猶略存其法獨不得與計吏偕士或起白屋無所資藉則利
廉捐義媿爲一切苟以集事無匱乏枉吾尺以求一日之直彼
有所迫而然也湘鄉山邑多狷介自守之士唐侯禮賢惠眾所
以愛士者甚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得輕入無仰事俯畜
之累出無金盡裘敝可憐之色搏心壹志以道於君子之道而
委蛇以隱射乎有司者之程度境裕而神暇事半而功倍然猶
有失焉者蓋什而不能以一二耳方今大難削平弓矢載橐湘
中子弟忠義之氣雄毅不可遏抑之風鬱而發之於文道德之

宏文章之富將必有震耀寰區稱乎今日之武功而又將倍焉
莛焉者余雖衰鈍尙庶幾操左券於此請以右券責之

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
長者之緒驚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
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
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
或湮沒而無聞及爲 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 宣
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
之書數十萬卷尙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姿累

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箸述者之眾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旣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騫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箸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竝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